



桂花

■ 安徽肥西 凌泽泉

与满树满枝的桂花相逢，是在金风轻叩柴扉、拂过枝头的那一刻，是在长雁凌空、白云颌首的那一刻。那“暗淡轻黄体性柔”的桂花就这样簇拥在繁枝茂叶间，倚着碧绿的门楣，向我轻轻地举起闪着金光的柔弱小手，递过来缕缕沁透心脾的馥郁清香。瞧去，深绿色的角质叶片间，一簇簇灿黄的桂花，尽情地舒开天真的笑靥，那碎碎的黄、淡淡的金、巧巧的形、粒粒的状，仿佛早就商量好了，你倚着我，我倚着你，就这样披着耀眼的金光，张望在枝头，就这样亮出单纯的心思，守候在绿叶之中，看雁阵南飞，听秋虫呢喃。

桂香淡淡地袭过来，可醒脑提神，可推开俗世的纠缠，可化解心头恹恹的愁云。如若不是浓浓地扑来，可卸去心头的沉重，可让身心进入物我两忘的境地，在不染俗世烟尘的纯粹中，体会另一番惬意的轻松。那碎米粒般的四片花瓣，吮吸了天地间多少的甘露，汲取了红尘中多少的精华，才酿成如此清可绝尘、夺魂摄魄的清香啊。犹记外婆家后院，有一个用青砖围成直径达两米的圆形花台，高约一米，打我记事时起，就见花台里栽着一株枝叶繁茂的金桂，葳蕤的枝条竟垂到花台边。垒花台的青砖表面，分明布满了绿莹莹的青苔，想来这花台与桂树竟有些年头。

金秋时节，随娘一同去外婆家，前脚刚踏进村庄的东头，就有淡淡的花香飘来，仿佛这香就是特地前来迎接我们似的。我们的脚步也快了，恍见外婆正打开后院门，用满屋的馨香招待我们。在外婆家进进出出，都有馥郁的桂香陪伴左右。随外婆去菜地，帮她挎着收菜的竹篮，一只只秋茄、秋辣椒丢进篮中，外婆的怀里还抱着个圆滚滚的南瓜。一缕缕飞来飞去的桂香，一会儿伏在南瓜身上，一会儿躺进竹篮之中，调皮地跟着我们，不时还在我的眼前晃着金黄的亮光。

外婆家的饭菜里，似乎也住着淡淡的桂花香。揭开锅盖，热气腾腾的米饭里分明飘逸出淡淡的花香，清炒藕片里，桂花的芳香在藕孔里穿来穿去；韭菜炒青椒中，也有桂香浮动。这芳香的饭菜，竟如此暖暖地熨帖着我的心房。月夜，和伙伴们在后院里捉迷藏，踩着软绵绵的月光，我们大呼小叫地奔跑在桂花的芳香中，不是被花香扯了一下衣袖，就是被花香绊了一跤，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在桂花香中跌跌撞撞、躲躲闪闪，无论藏在哪个没有月光的角落，最后都被跑出来的桂花香泄露了藏身的处所。我们拉扯着、推搡着、说笑着，在这一方高高的花台四周，将一粒粒绽放的桂花，装进月光般明亮的眼眸，同时也让四瓣舒展的小小桂花，盛满少年的欢乐。

后来，每每忆起外婆，就想起花台上那株高大的金桂树。多年后的今日，在我居住的小区，秋风中也飘来了似曾相识的幽幽桂花香。循香寻去，在香樟树丛中，忽见一株瘦骨嶙峋的桂树，单薄的身躯展现出柔弱的枝条，密布着一丛丛金黄的花儿。我知道，这株远离故土乔迁至此的金桂树，根虽扎在异乡的泥土中，枝叶虽长在陌生的空间里，但只要清风拂过枝头，就会抖擞精神，绽放出青春的芳华。

如若能变成一棵树，我也愿长成金桂树的模样，用一年四季的墨绿，葱郁人们的视野，开满树满枝的花，香透和风送爽的金秋。

红薯

■ 安徽黄山 崔志强

“草木摇落露为霜”，红薯又登场了，那憨厚的模样看着就让人有一种亲切感，它曾经和我一同在农村待过很长时间，留下很深的记忆。

那时的零食不多，简直可以说没有，什么糕点、面包都是图片上的、商店橱窗里的事物，更别说还有什么奥利奥、Q蒂等稀奇古怪的名字。红薯是当时的主打零食，但它却解馋又痒饥，特受用。

我经常吃那种在火堆里煨熟的红薯。那时家里开着一片水作坊，夜里是要推磨的。懵懵懂懂间被唤起，围着石磨转。转着转着，肚子就饿了，天色就发白了。这时母亲就塞过一根从豆腐锅灶里煨好的红薯，灰黑，但弥漫芳香，迫不及待撕皮、咬一口，温软甜糯的香味就俘虏了神经，夜里的不悦和疲惫都烟消云散了。

那时母亲煨的红薯忒大，圆滚滚的有婴儿胳膊粗，吃着吃着肚腹就饱了，就心满意足上学去了。还时常有一杯加糖的热豆浆佐餐，让快慰放大，让整个早晨都弥漫芳香。

还有一种是锅里烩的。那是晚间放学的食品。在学校里蹦蹦跳跳累了，肚子也唱空城计了，刚好红薯来救驾。妈妈去田间做活前都会烩一锅红薯搁在厨房，她就知道我们这些馋虫、饿鬼会寻吃。尽管红薯那时是冷的，但刚好逮着就吃，无需放凉，冷着吃还有嚼劲。一到家，书包还在身上，就跑去厨房，嘴里叼一根，手上还捉一根，然后再做作业或去放牛，心里才无挂念。

那时的红薯让我们很快乐，不感觉到童年缺失什么，也许简单就是快乐，填饱肚皮、疗饥就是快乐。

红薯也让童年衍生出一些有趣的画面，乡愁的影子在萦绕。

在爸爸升起的火堆里煨红薯是快乐的。这时爸爸是慈祥的，任子女所为。淡淡的夕阳洒照，灰堆的青烟也水草般袅绕，我们塞几根进去，每人记着自己的位置，然后守候，守候红薯“凤凰涅槃”，土疙瘩变成香甜美食。等到时间一到（当然是估量的），就急忙拿棍掏摸，一会一个灰不溜秋圆物就滚将出来，我们迫不及待拿在手上颠来倒去，吹气，让它快速降温，然后就是大肆啃噬。也有时记错位置的，掏摸半天只是源源不断的灰，或者姐妹妹妹的红薯，那可要起争执。最闹心的是虽然掏出了红薯，可红薯已香消玉殒，变成黑木炭，那就竹篮打水一场空，令人十分沮丧了。

还有挖红薯也是情趣充溢的画面。高高的山岗，秋风劲吹，但我们一点不感觉到冷，因为一会就有大量圆头圆脑的红薯和我们会面，现在在土里已蠢蠢欲动，迫不及待了。我们抢着帮父母干事（平时都是躲懒），清除藤蔓，敲土坷垃，捡拾红薯，让寂静的山岗飘满了我们的欢声笑语。一会红薯就挤满稻箩，红红的颜色，和夕阳一样艳丽，涂抹温暖，也让我们的心中充满温暖，因为接下来的时光里，红薯的香味像河水一样流淌。

关于红薯的记忆还有很多，无法一一述尽。但这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红薯给我温暖、温慰的记忆，就像童年的小伙伴，伴我度过许多快乐的美好时光！

旧时

■ 安徽池州 石泽丰

黄昏，游人退去，暮色笼罩上来。不知是谁把老街两边相望的木板门虚掩和锁上了，老街空荡了许多。我独自行走在老街上，脚下的青石板冷清而倔强，在这深秋，树叶落尽，我的心也跟着空荡起来。

这是位于江南的一条老街。我是第二次来。最初的一次成行，缘于朋友极力推荐和详细介绍。他说老街自唐初逐渐形成，有千年沧桑之味。后来，我在史料中也读到了一点它的前世今生，街上所建的古民居鳞次栉比，属明清建筑，共1067幢5300间，多为“前店后坊，闺阁深藏”的古建布局，能看到青砖小瓦马头墙、朱角飞檐鱼悬梁。我想，这该是徽派建筑特有的韵致吧。

带着对旧时事物的追念，我的脚步不由自主地迈向了那条老街的方向。那是十几年前，老街破败，处处充满时间的味道，浓烈，直入心肺，它散发着某种不可覆灭的光点，让人热切地想拥抱“过去”。我站在街头，久久地望着一些辨不清年代的老房子是如何安详地挨挤在那里，它们极力挽留逝去的时间，毫不留情地湿润着我们眼眶中干涸的泪腺，使我走得如此缓慢，甚至不时地稍停下来，赞叹、感慨。我清楚地记得，那时与我打照面的是一位渔民老妪，她住在一栋名叫高家大屋的二楼，楼梯和楼板都是木制的，有些年头了。楼梯的踏板和扶手残损得接近历史的真相。老人说，她的祖辈们以捕鱼为生，世世代代都居住在这里。她从小至今没有离开过这条老街，对这里有感情。即使丈夫去世了，孩子们外出打工了，她依旧一个人住这里。我确信，在这里，在旧事物的身上，老人肯定找到了值得她留恋的光点。她对我坚定地说，她不愿意搬出去。

在老人的住所，我看到了过去的青砖小瓦、木柱横梁。梁上雕画有山川墟陌、鱼虫花草、飞禽走兽。还有一些人物图，描绘的是秦琼、尉迟恭、八仙、仕女等。这些从以往时光里走来的事物，有的甚至比老人的年龄还要长。老人在此生活中，无疑无数次用目光擦拭着它们，用心灵去感受它们的美，天长日久，产生了浓烈的感情。在我们离开的时候，老人说，她希望自己寿终正寝之时，孩子们能将她的骨灰安放在这里，让骨灰守着老宅，哪怕是有一天老宅倒了，打翻了骨灰，她在九泉之下也无怨无悔。

然而，时隔十年之久，当我再次走进这条老街时，老妪不知去向，整条老街被修旧如旧的概念偷换了，呈现在我面前的是仿古漆漆得如旧的建筑，青石板没了岁月的风雨之痕。有些商贩在新修葺的商铺门前叫卖和兜售着当地的特产，导游从一旁经过，不厌其烦地讲解着过去的历史，一种稚嫩的商业和旅游浪潮充斥着整条老街。

越是见到这样的景象，我越有一种隐隐不安的心绪。当今，人类在执意挽留过去时光中，外化于形的一些所谓抢修、保护的改造，多半是从征服自然的角度出发，他们没有顺从自然，没有考虑到那些古物之一修即失的光点。在后来诸多的遗址上，我见过有的甚至把一些古建筑推倒重建，企图使新建之物成为我们追忆逝水年华和目击道存的载体。设计与建造者没有想到，即使他们提档至再高的速度去追念过往，修复或重建得再怎么逼真，也不能点亮那时留存下来的一些旧时事物闪烁在人们心灵深处的光点。从怀古的角度，我固执地认为，一座废墟的价值比一个修旧如旧的建筑群更为重要。

这使我想起有一次，我在大山里见到一座建于古代石拱桥的情景。它的周身残损、破败，长满杂草。桥的两头设置有禁止通行的栅栏。可见，桥已容不下一个人从上面经过了，老得像一位不能自理的长者，随时都会垮塌。即便如此，当地的民众和有关部门甘愿任其静静地卧在一条山沟之上，不加修建，让它展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在那里，我真切地读到了古建筑的一种凝重，它依在大山的怀里，把一种叫时间、文化、社会、精神等诸多概念与事物集合于一身。

